

姑娘正准备去医院。她脸上那可恶的痤疮——被一些人唤做“青春美丽豆”的东西，医治了近二年，不仅没有减少，反而在脸上蓬蓬勃勃地不断崛起，越来越多了，越来越凶了。她也查过几本“医学小百科”之类的书，知道这不算什么大毛病，治不治也不甚要紧的，可是毕竟……这时有人敲门。那人进来递给她几份报纸杂志，她最近得了奖——她曾在—部剧中成功地扮演了主人公，这些报刊刊登有赞美她的文章，她高兴地打开来看：

“……她美丽动人，脸上放出青春的光彩！”第一位采访过她的记者写道。

“……看着她那容光焕发的脸庞，你便会想到碧波荡漾湖水中的荷花。”第二位和她交谈过几句的作者写道。

语不惊人死不休

张中桥

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，曾作过一幅对联：“板凳要坐十年冷，文章不写一句空”。上联以勤苦读书的学风自励，下联以朴实无华的文风自勉。

谈到文风使人想起“诗圣”杜甫。他写诗时，总要反复修改，自己还反复吟唱，验证效果，看还有没有不妥之处。据说他在京城长安时，暮春的一天，他独自去城东南的曲江头游览。面对大好的阳春美景，自斟自饮，心旷神怡，诗情油然而生。当即写了首《曲江对酒》的七律，诗中三、四两句是“桃花欲共杨花语，黄鸟时兼白鸟飞”，还较满意。但在回家的路上，反复掂量，却感到这第三句有些不踏实：桃花和柳絮，怎能“欲语”？这“欲语”的形态又如何？边走边想，最后改定了三个字，一到家，连墨都顾不得磨，抓过毛笔往砚池里蘸了蘸，用淡淡墨迹，改成了“桃花细逐杨花落”，心里才踏实下来。

由此可见，吟诗作文必须仔细琢磨，反复推敲，以便文句简明精练，无懈可击。南朝人刘勰有

捧场

(小小说)

阿姨问她长大了干什么，她自豪地说：“我要当梅兰芳！”小脸上显示出与众不同的雄心壮志，啊，多么崇高的志向！啊，多么伟大的理想！第三位在她领奖时仅只和她打了个招呼的作者写道。

“……望着她那闪烁着青春光辉的面孔，我不由得在心里惊叹：‘真是国色天香呀！这不是天才还是什么呢？’”第四位至今还没和她见过面的作者写道。

一份杂志的封面是她的一幅彩色照片，她不由得就去注意那脸，那脸却出奇的干净，还反射出令人怀疑的光，嘴唇上还点了淡淡的口红，题名是：国色天香。

“这是我吗？”她心里疑惑道，接着又摸了摸那可厌的、几乎连成了片的，都有点扎手的“青春美丽豆”，犹豫了起来，弄不清楚究竟还要不要去治它……

部著作叫《文心雕龙》。所谓“文心”就是写文章要用苦心，不可草率，所谓“雕龙”，是讲作品要有文采，写文章要象雕刻龙纹那样精雕细刻。因为文章是一定社会生活的反映，要做到准确地反映生活，鲜明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，使读者易于接受，那就需要重视语言的表达。而词汇是语言的建筑材料。写文章缺乏词汇就好像盖房子缺乏砖瓦，做饭缺米下锅，就是高明的建筑师和“巧妇”也是无计可施的。有人统计过，英国作家萨克雷掌握的词汇约五千个左右，著名诗人拜伦、雪莱的词汇有八九千，最多的是莎士比亚，他使用的词汇竟达一万六千之多。因此莎士比亚剧本中人物的对话，总是多姿多彩，妙趣横生。

文章是写给别人看的，要使自己的文章产生好的社会效果，就应注意在生活中学习语言，积累词汇，只有掌握大量的词汇，写起文章来才能得心应手。

夕阳似乎不舍春月里多姿的街市似的，极缓慢地朝楼后滑去，她身下那用红的、粉的、黄澄澄的，蓝湛湛的……各色彩线织成的薄薄纱裙，甩搭搭地兜住了一方城池，那车流、人流、晶莹闪烁的门窗，婆娑的树木，在这黄昏里显得那样蓬勃生动。我不由想起法国一位以运用色彩称著于世的画家奥古斯特·雷诺阿了，他曾说：“我需要一种响亮的红色，要象钟一样发出声响……”此刻，这红光四射的景象，似正响着那令人奋进的响亮的“钟声”呢！

关好办公室的窗户，我下楼出了厂门，踏着铺满春霞的路回家，顺路，拐进一家商店。我需要一把暗锁，是妻子交给的任务。

卖锁的是位圆脸儿的姑娘。从店门外映进来的一抹霞光，将她的脸颊一半涂得通红，一半透出淡淡的胭脂色。“同志，您买锁吗？”



设计 郭瑞卿 李惠芝

春霞里 (散文)

乔大年

并打开纸盒让我看说明。单保险就单保险吧，近来社会风气日好，“梁上君子”都纷纷洗手了！“我要一把。”“好。同志，如果安装时发现了毛病，您拿来，我们保换！”声儿甜甜的，象那画家说的钟声的余波。在她开票的同时，我拿起纸盒里的说明书。哦，上面却写着这样的话：本锁是在原来774型基础上，改进加工而成……，我急忙看了看盒盖，分明印着“774-A型。”呀！锁厂的技术人员只在几个小零件上革新了一下，就变原来单保险的锁为双保险了。“同志，这锁……是双保险的。”我轻轻地对正在伏身开票的姑娘说道。

“什么？”她抬起头，眉头一跳。我心里顿时一紧。我不常出来采购，那阵子，售货员能甩着白眼走过来，把货朝你面前一扔就算是幸运的事了，你还敢多嘴多舌？面前的她态度这样好，吓呆了她面皮，惹气生了。想到这里，我忙付了钱，拿起锁，又招呼她：“同志，谢谢你了，您态度真好，意见簿在哪儿？”

我对她的赞词还没写完，她走了过来，拉过意见簿，撕掉我的“创作”，一把揉碎了。我吃惊地抬起头，见到的是一张羞红的面孔。“同志，麻烦您给我讲讲这锁的性能，好吗？我……失职了……”我讲着，照着说明书，先是试探性的应付着。慢慢地，从她的眼睛里望见了真诚，望见了纯洁的霞光，口齿利落了，象在厂里辅导一位用心听讲的电大学生。这时，几位姑娘小伙也围上来听，我面前，是春霞剪成的一张张脸……

诚然，晚霞顷刻会被夜幕收去的，但那家家店门上“建设文明城市”的横标，不更胜似春霞片片么？

巧珍不单是“痴情女子”

西安交警大队 李小青

《人生》小说中的刘巧珍，十分生动可爱，电影中的形象却显得比较贫乏、苍白了。刘巧珍这个现代陕北农村女青年的形象，在小说中给我们留下了活生生的印象。她对于美好的、更文明的生活的向往追求，与她“不识字”带来的社会地位和所处的落后环境的矛盾，是通过独特的事件、语言所构成的独特生活表现的。小说中高加林对刘巧珍的第一次“情话”就是这样说的：“你要刷牙呢。”接着，刘巧珍便不顾一切地蹲

在脑畔上刷牙，“满嘴血糊子”，招惹了许多观众。这个细节是刻划刘巧珍形象中最精彩的笔触之一，是作家从具体生活中提炼和抓取的最能表现人物关系、体现生活所包涵的思想意识的细节。试想一下，如果不是在陕北农村，不是在高加林和刘巧珍这两个人的特殊关系中，谁能说出，“你要刷牙呢”，谁敢去冒刷牙的风险？这里表现的人物关系和社会生活的矛盾真是活生生的，再鲜明不过的了。电影里没有了这个典型化的情节。在电影里我们看到刘巧珍挨他爸的打；在高加林打定主意和她分手时却不知情，将写满高加林字样的纸给高加林看。这样的情节尽管也能打动人，但里面特殊的生活，特殊的矛盾包涵的却不多，在别的痴情女子身上也可以发生这样的事情。

高加林太“冷峻”了

西安三十五中学 董宝绥

小说中主人公高加林是个很复杂的形象。一方面，他性格内向、深沉、忧思重重；另一方面，却浅薄、浮躁。遗憾的是，电影在塑造高加林这个形象时，只注意了他深沉、内向的一面，而忽

不是花中偏爱菊 此花开尽更无花

菊花，曾被人们称为傲霜花。它没有牡丹的娇艳，丹桂的芳香，却深为中国人民所喜爱。唐朝诗人元稹写的《菊花》诗脍炙人口：“秋丛绕舍似陶家，遍绕篱边日渐斜。不是花中偏爱菊，此花开尽更无花。”诗人象陶渊明一样，在专心致志地绕篱赏菊，甚至连太阳西斜也仿佛不觉得。诗人为什么偏偏喜爱菊花呢？因为菊花在这霜天开过以后，就再也欣赏不到其他的鲜花了。这就把诗人的喜爱之情推向高潮，更增添了爱菊的气氛。

我是个小木匠
肖小宇

我是个小木匠，亮锃锃的创锯斧头，大削大砍，猛拉狠凿，大削大砍，因为我坚信伟大的理想还须加上艰苦的磨炼，生活才能组装完善！

我是个小木匠，亮锃锃的创锯斧头，大削大砍，猛拉狠凿，大削大砍，因为我坚信伟大的理想还须加上艰苦的磨炼，生活才能组装完善！

肥皂岛
在希腊，有一个阿罗丝安塔利亚小岛，每当大雨滂沱时，岛上立刻出现奇妙的肥皂泡沫。这里的居民从来不买肥皂。洗衣、洗澡时，随便拾块土就当“肥皂”用。

黄昏街上

张逾

黄昏街上，走着一位女工；她的美丽，使一街的眼睛留恋地回顾……

没有喇叭裙、茶色镜，只有一身工作服的朴素……

臂弯，透明的塑料袋里，装着两棵白菜、十个鸡蛋，装着一个小家庭晚餐的馨香，明天的希望……

她，一个慈爱的妈妈，一个温柔的妻子，你可知道，她还是一位出色的钳工啊！

光洁的手背，纤巧的手指，掌心，却结满厚厚的茧子……

黄昏街上，这位女工，匆匆地远去了……

我想，我们的国土有千千万万个这样的女工；千千万万个这样的女工呵，料理着十亿人的生活！料理着祖国的现在和未来……



量妖(幽默画)



陈秒坤



(曾文)

(光 中辑)